

十一

書

山書第十六卷

師禮輔臣

宗禎十五年正月元日御皇極殿朝畢傳閣

周延儒等至殿上帝西嚮揖之諭曰朕以渺

躬仰承天眷君主萬方十四載于茲矣深慚

德行淺薄才識庸常恐忝君師之位思古來

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

意卿等即朕之師也股肱心膂臣哉隣哉經

曰尊賢也敬大臣也禮應尊敬朕此舉原不



為過敬于正月元日端冕而求諸生。生不必  
燕遜。今不以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政務。惟  
諸先生匡贊之調和燮理。莫安宗社萬民。惟  
諸先生是賴。古來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  
平朕于諸先生有深望焉。特諭  
給事中章正宸疏云。復端肇慶群衆呼嵩有  
喜。大顏忽遣中使宣閣。臣入殿。一時鵷鷺  
愕眙。為希有盛事。引疇良久。導駕導。官  
班散。臣始竊聞梗概。不勝手額。以有是端。

免以臨之折節。以下之調和。以望之師保。以  
稽之股肱。心膂以托之志同道合。以叩之  
學。而後臣帝王盛軌而不世遭逢也。願閣  
何德堪此。以矢報我皇上哉。今事勢最大。且  
急者。兼裕公私。澄清吏治。內平流寇。外制邊  
隅。孰非閣臣仔肩。能不亟商辦此四者之法。  
而訂求辦此四者之人乎。若夫感孚帝衷。贊  
襄廟謨。以開言路。收拾人心。此四者不繇閣  
臣身親為之。更繇乎誰以漢陳平猶知理陰。

場順四時遂萬物之宜鎮撫四裔諸侯親附  
百姓使州大夫各得任其職為相務也而况  
親元老舜者乎昔商宗之命傅說也首言啓  
心坎心今閣臣所造膝請者必無敢有祖述  
刑名媚嫉之說勞割聚斂之文者矣而夙夜  
靖六其果藏身以恕乎從來先格君而後事  
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何以改  
其人主菲薄左班朝士必因外廷無一  
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牙憑恩怨

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而  
注一二十大事不驚料一二十大事不惑  
起皇上敬信敬信則官府通委任需而百  
辦矣閣臣辦事總在知人呂公著見士大夫  
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叅互考實  
以達于上王淮問初萬里先務萬里曰人才  
因䟽朱熹以下六十八人虞允文為相嘗籍  
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是  
國計邊防非不喫緊揆之用人似猶第一義

而所用之人惟吏兵兩部尚書最亟如皆賢也則階以常與同心共理有不賢者則必更置之何悠、忽、為也其次講官其次諫官其次督撫其次提學其次總鎮至于文選職方兩部須精擇而久任焉更得賢掌院注意巡按御史嚴為殿最則州縣長吏孰不化狂為直若是者然後百姓親附群才奮庸而者事就理矣以今宸宇配義軒之德社戎以狐鼠之緣時際道行躬逢聖作贊平章而翊協

和俾天下猶有納溝飢溺閣臣不抱耻寔欲式酬天獎惟在以人事君罄伊呂之交蹠臯夔之軌奏太平之績斯真萬世一時也一方齋沐繕䟽間又有惕于天人之際焉是夕也同雲忽合雨雪載霏道路歡呼有年叶卜和氣致祥于茲徵信正惟日祝皇上以天自處下泝光明而已給事中涼承澤䟽曰皇上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于茲十有五年敬天法祖如一日也

勤政好學如一日也乃往者憂勤已備而泰  
運猶也。蘇有國輔臣衣鉢相繼敗轍相尋視  
善如讐悅不若己庸貪如林棟隆董羽宸等  
連袂清要汪慶百囊金而謀總憲蔡奕琛投  
賄而營少宰以門戶錮善類以把持箝言官  
于是災害疊見至十三四年而極幸我皇上  
乾明獨斷銳意更始登用碩舊宏開言路崇  
敦大之規尚清簡之治隆儒重道見于正  
之始而瑞雪應期米價頓減語曰太平有象

此其象乎臣以正月于時為春二卦為泰  
者通也天地一小開闢也惟王者德配時  
則時與德應故泰運不閑氣數而在開泰可  
之一心古者喜起在堂干羽在階風動在野  
感則必應理有由然也聖人著易至泰係之  
詞曰小往大來而又申之曰內君子而外小  
人蓋小不往大不來不能成泰而非內之外  
之則小亦不能往大亦不能來也喜其詞曰  
往來嚴其界曰內外蓋誠知世道有君子即

有小人衆君子扶世道而不足一小人害世道而有餘仁來內外之間蓋三致意焉宋臣有言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即生去之為最難必如泰之二以包荒不遐遺者條君子以馮河朋亡者決小人蓋善類非寬為容廣為招不能來惡類非勇為拒痛而絕不能往也我皇上憲時圖恭首在甄別流品惟此臣二凡陽必光明凡陽必正直凡陽必誠實而任事皆

君子也凡陰必柔荏凡陰必險諂凡陰必虛歎而掩飾皆小人也望皇上留神省察有難逃洞鑒者矣斷以宸衷合以輿論任賢無去惡務尽從此而明明在上師師在列天下有不雨暘時若歲時豐稔潢池罷警邊燧不驚者臣不信也

祈穀仙雪

崇禎十六年正月十一日祈穀南郊故事祈穀之日應用上辛以是月上辛即在朔日辛

未禮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日辛巳為  
中辛允之是日亥時一燈起萬燈齊明上嘗  
服豕與冒大雪從齋宮東門至大次具祭服  
行祈穀禮用十二符如大祀儀

### 監局職掌

崇禎十五年正月禮部疏言臣等捧誦聖諭  
仰見皇上神武英斷卓越古今睿慮鴻謨司  
符聖祖蓋嘗述稽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紘禁  
王宮掌于小宰古聖垂法豫戒將來蓋其慎

也太祖高皇帝寔群鑒于姓代而承襲之其設  
內官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一品俸  
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其  
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尚論漢  
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而聶慶童往諭陝西  
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  
諭屬番于軍民無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即還  
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  
之治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續承宮



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  
聞如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  
視却來回話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  
統中始有率兵討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  
講會多艱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  
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閔始置內  
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  
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  
蘓杭織造權稅開礦之役大約利少害多

兼亦旋設即止操縱在握一時專化權宜而  
事任遞遷易世每多厘正寔惟世宗肅皇帝  
毅然裁革獨斷于先我皇上剪除逆璫媿美  
于後總之稟成于高皇帝訓諭內臣毋預政  
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  
矣臣等伏讀寶訓深邈詒謀不使有功自無  
竊柄之患嘗令畏法寔杜亂政之階故委腹  
心則貳福移寄耳目則羅織啓導典章則戢  
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寔鑒古酌今

可以無弊而神孫聖祖于焉一揆者也謹遵  
聖諭備案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為令甲可  
考九者臚列上至御覽至于供事掖庭位置  
日備因時增設外牒未詳及釐飭節裁等事  
應聽該監臣逐一開列具奏恭候聖明裁奪  
施行諭旨據奏各內監及門司庫等衙門既  
有本等職掌舊制具在豈容踰越若各恪  
典章以免侵曠凜奉法度以明糾處不敢干  
預政事交結外官者定以違旨重治其或供

事日煩位置欲備同時增減別有戎規司禮  
監察明開列來着該衙門知道

### 東宮開講

崇禎十五年正月閣臣恭議講儀一覽史以  
佐經察舊儀有讀四書讀經史之文似宜于  
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段進講凡治亂聖  
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為益不小  
一省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遍為蒙養  
聖功伏見皇太子聰穎非常似可各省為五

以餘力用之閱史作對既可養氣兼可旁通  
一對句以致知相傳祖宗朝講讀畢皆有對  
偶之句由淺漸深由近及遠比物連類觸發  
多似可將舊對佳者集為一帙恭候東宮時  
取覽觀間作一對容臣等與侍班講讀官互  
相叅叩似亦格致一端一問辨以去疑聞高  
皇帝每令儒臣進講必令反覆討論以求義  
理之極如講洪範講立政講攻乎異端及心  
箴皆宜闡聖真出自天悟至肅皇帝聽講尤

多發前賢所未發皇上精澗古今同符一祖  
計萬幾之暇所以諭東宮者耳提面命無不  
周到而講官進講時間有疑義東宮亦可時  
賜詰問以盡下情一時習以基聖先臣詹事  
吳寬言東宮講學自寒暑朔望令節外一歲  
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  
又多間歇即曰習讀于內不若出就外傳親  
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商書言終始  
典學周顛言日就月將守成芳躅舉以為時

習不厭之助

東廠事件錦衣緹騎

崇禎十五年正月御史楊仁愿疏言臣讀勅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炳于日詞烈如霜中外臣僚孰敢不遵微臣拜颺之餘因稽高皇帝設官之初無所謂緝事衙門者不法之事祇于明糾無陰訐也後來以肅清輦轂則不東廠然如神宗皇帝享國四十八年合天下臣庶登之春臺緝事之門鞠為茂草而亦未

嘗有奸宄之滋故元氣日培士氣日張卽隆之業曷有過哉今幸我皇上聰明聖神卽委任緝事亦無有炫日月之炤者臣復何贅獨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為假番卽假稱東廠則冤魄俱搖况其真者乎此絲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比較事件則番役卽懸價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為奸盜而賣與番役則誘者獲利挾仇忽以首告而誣以惡棍則挾者逞志廠臣豈不三令五申禁之然

比較事件而又欲令其不買事件是吹薪止  
沸必不待之數矣嗟呼設阱布罟以待魚鳥  
人猶哀之况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詠惟  
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吾網羅之皇  
上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臣今冒昧一言  
亦恐禍機不測而臣不顧也伏願皇上先寬  
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  
件與賣事件者亦息皇上勿急于求彼亦不  
必急于得皇上惟恐其冤累彼亦惟恐其波

及此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殺匪  
惟輦轂蒙樂利之休內外閤通之事且不期  
自息矣抑臣復有請者如臣子獲罪國法難  
貸皇上勅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  
踐土食毛罔非人臣春溫秋嚴皆為聖恩固  
安所逃哉若緹騎一遣有貨者家門破散無  
貨者地方官歛餽衛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  
之然而天威所遣跋涉遠來彼自為長途計  
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贖則留彼餘財以贖

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自非劇惡聖  
明亦豈忍籍沒哉故養無事之福以臻仁壽  
防有害之政以維治平惟我皇上聖德天縱  
微臣拭目望之矣

遣輔臣清獄

崇禎十五年二月諭三法司刑獄所繫甚重  
法貴一成朕每加意詳慎有批駁以期允當  
乃法官不能仰体不肯執持始多失之輕縱  
繼輒務為深文疑惴游移率歸緩閣或因犯

人孤獨無控竟置罔聞不讞不提經多累月  
或因追贓未了證犯不齊淹繫牽纏剖脫無  
日又有一等事理已明訊局可結乃胥役故  
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拖累以致獄案叢積  
買索幾盈釀沴干和深可警痛茲特遣元輔  
周延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獄  
情悉心清理除事干重大案已確審炤舊監  
候外其餘或遣配杖等樣俱着詳審招案依  
律定罪請旨發落至于犯證閑提未到贓銀

追比未完亦當酌量事理或羈或保不得一  
聚溷監倘有事務究抑情可矜疑雖在重罪  
不妨特疏奏請候憑裁奪總期疏淹理滯據  
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留其再生之路庶幾  
惟明克允可望獄簡刑清縱使寧失不絰猶  
是矜頑宥過尚其殫可詳覈設誠力行以稱  
朕好生欽恤至意

賑就撫百姓

崇禎十五年諭朝廷大法勅逆撫順汝等就

撫之民原係醇良百姓向為巨寇所脅或迫  
饑寒冒昧鋒刃出不得已朕所憫鑑茲賊渠  
李青山等既已就誅汝等仍是良民可各歸  
本土務農耕作有精壯願為兵者着該撫鎮  
及所在將官分領收伍朕念汝等再需王化  
窮困未舒特發內帑銀二萬兩解來山東着  
撫按官編給汝等以資安生務令均霑毋得  
遺漏不許吏胥指勒侵沒違者即行嚴拏重  
治仍責各有司隨宜安插汝等務令得所各

處鄉紳富室有能捐輸資助者該撫按即行  
奏荐以憑旌獎特頒明詔咸使聞知  
行耕藉禮

崇禎十五年二月十九日駕至先農壇六科  
沈胤培孫承澤戴明說沈迅表愷吳希哲等  
同禮部侍郎蔣德璟等導駕至具服殿易皮  
弁服絳紗祭服至壇上結黃幄奉先農下  
設上拜位帝拜揖甚恭禮畢仍道駕至具服  
殿易翼善冠黃袍太常寺奏請詣耕藉位六

科同禮部道駕至位戶部尚書傅淑訓跪進  
耒耜順天府尹張宸極跪進鞭六科錦衣衛  
太常卿導引帝左手秉耒右手執鞭三推步  
行犁土中盡壠而止耕時教坊司引紅旗兩  
旁唱禾詞老人牽牛二人扶犁二人耕畢戶  
部尚書跪受耒耜置犁亭府尹跪受鞭置鞭亭府尹捧  
青箱播種耆老以御牛隨而覆之帝御觀耕  
臺于是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張四知謝陞  
陳演吏部尚書李日宣六人耕東定國公徐



允禎恭順侯吳惟英清平伯吳遵周戶部尚書傅淑訓兵部尚書陳新甲工部尚書劉遵憲六人耕西順天府廳官各執箱播種太常卿奏耕畢駕至齋宮各官一拜三叩頭分班侍立順天府官率兩縣官耆老人等五拜三叩頭農夫蓑衣挑農具三十人隨後俯伏禮畢即隨府縣官至耕所終畝各官行慶賀禮上傳旨賜酒飯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坐丹陛上餘在臺下是日科臣沈迅因教

坊司承應歌詞俚俗宜改正上疏即下部本月二十四日帝令閣臣傳禮部王錫衮蔣德璟到閣諭以後耕藉宜歌豳風無逸之詩其教坊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醉狀委為俚俗斥令改正感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藝瀆及禾詞宜頌不忘規須令詞臣另行撰擬改正樂舞

崇禎十五年二月禮部疏言該內閣傳臣等到閣恭述皇上南諭耕藉事因科臣沈迅有

疏商確一番如豳風無逸之詩俟另議外其  
教坊司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醉狀  
委為俚俗臣等前演習時已斥令改正祇因  
沿習已久不能驟更又蒙諭感天地之舞不  
宜扮天神褻瀆及禾詞宜頌不忘規頌令詞  
臣另行撰擬俱即行令改正又蒙諭太常寺  
有神樂觀及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今郊廟祭  
樂亦多踈澁如琴瑟并無指法舞容之乖古  
制宜訪求知樂之人細加參究因及鄭世子

所進樂書及原任禮部尚書黃汝良樂律考  
大要以黃鐘為主仰見皇上留心上理于禮  
樂精微無不洞悉臣等謹察得黃鐘候氣寔  
為律曆之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為三寸九分  
或為九寸其說不同前議曆法時臣等以古  
葭灰候氣之法令欽天監與新局并試皆不  
甚既至樂舞生則琴瑟搏拊尚未能辨矧黃  
鐘乎周時以舞教國子令大胥正舞位小胥  
正舞列節八音而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

于其中至漢大樂律則卑者之子不得舞宗  
廟之酌凡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閔內侯至大  
夫之子取其適者以為舞人其教之豫而選  
之精如此以故能發揚功德乎格人天而今  
皆令人下賤為之去古實遠宜令太常倣周  
漢意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將律書  
正聲所纂舞圖舞節重加翻習庶足復三代  
之舊又輔臣奏廟堂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意  
亦以為然察會典凡祭祀用太常寺樂舞凡

朝會宴享等礼用教坊司奉鑾而相沿既久  
疎舛成習所當嚴行申飭者也至古者房中  
之樂歌閔睢諸詩燕射之樂歌鹿鳴諸詩笙  
奏由庚諸詩即漢樂府亦務為古雅當時音  
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太常教坊為二寔鄭  
聲亂雅之始惜古樂残缺未易頓議亦宜訪  
求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致  
治盛心

請用廢臣

崇禎十五年二月禮部侍郎蔣德璟疏言臣  
叨佐禮官仰見皇上敬天法祖備極精誠郊  
廟必親對越罔懈近者祈穀藉田朝日諸大  
典禮相繼具舉臣等幸以菲劣備駿奔之末  
仰籍日躋聖敬獲告成事又伏覩入春以來  
瑞雪疊飛豐登有象聞自閩內外至河北山  
東浙直一帶無不以盈尺之雪相慶者實數  
十年所希親也至耕藉再舉尤為曠典蓋高  
皇帝嘗曰耕藉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

農務本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  
勸盡力南畝非盡虛文而肅皇帝亦於二年  
及年再行三推無非首重民依為三農勸我  
皇上之心即高皇帝肅皇帝之心也惟是頻年旱  
蝗內外交訐加以三餉重疊民不聊生誠恐  
勸農之心雖勤而民尚不能農不敢農不  
肯農者流亡滿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從  
得牛尋種是不能農也三餉逼迫終一舉犁  
催徵已至胥隸牌票狼虎噬人誰不望而却

走是不能農也富者以逐末為利黠者以充  
衙役縱遊惰為利甚且以充兵為利投賊為  
利而最窮最苦莫如農是不肯農也無農則  
無粟無粟則無民亦且無兵此非急核蠹餉  
量除加派則農夫終無樂生之日也祖宗時  
惟正之外別無加徵猶且歲有蠲免矧今日  
乎臣等又見皇上加意憐才命部院議起廢  
銅且特召用劉宗周鄭三俊及命輔臣清理  
冤獄中外歡呼無不加額頌神聖者臣等愧

乏知人之明無以仰佐高深惟每翻閱部中  
舊案見原任侍郎陳子壯顧錫疇二臣竊以  
為罪尚可原而才寔有可用者子壯以議宗  
才獲罪錫疇以議戚臣獲罪雖一時意見註  
悞而其平日品望臣等寔愧不如又如原任  
祭酒倪元璐文安之學問經濟卓然不群兩  
雍正今以為師表似亦當在賜環之列至原  
任少詹事黃道周愚戇之咎寔皆自取而半  
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念在如

天之度既曲賜矜全乃人材寔難亦豈忍終  
棄倘或寬其永戍許以自新此則堯舜憐才  
盛心非臣等所敢冒請也子壯等與臣同官  
同署心知其枉不敢不言亦以皇上求治之  
切愛惜人才之盛心同符二祖而臣等顧忌  
不以入告非忠臣也敢因具奏也而并盡其  
愚

召還建言

崇禎十五年二月御史張肯堂疏言臣聞自

古帝王之資大抵皆由天縱然未有不因從  
諫而聖者也無論懸輶置鐸設保詔師求言  
之途惟恐不廣若乃官刑之儆不匡是懲道  
人之徇不恭貽誠乃知三代以前但有以不  
言罪者必無以言罪者此治理所繇隆也後  
世見斥一鳴或同伏馬而寒蟬縮蝟之流各  
譽不闕反得席撫升華舒翹清路言官之失  
其戒也久矣恭遇我皇上炳日月之明擴山  
藪之量御極以來下詔求言不一而足然而

朝上夕可寔見施行者則惟于今為烈是以  
一時言路諸臣無不各抒讜論競失危言以  
副我皇上逖聽虛懷而皇上亦且嘉納優容  
恒如不及稟言獻尊康衢其酌斯真千載一  
時已臣于是竊為在廷諸臣慶遭逢而轉思  
前者因言降謫諸臣為可念也在諸臣率意  
敷陳罪止成于狂慥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姑  
予以因衡臣嘗于邸報中讀其封事或議徵  
求之宜緩或陳刑獄之宜寬或所糾者行間

功罪之淆或所爭者朝端名節之重或抨彈  
巨奸于氣焰方張之日或抵牾近習于威權  
思竊之時雖其言未必皆當然一腔忠愛則  
固天日所共鑒也偶經摧折便作逐臣沉埋  
下僚擯棄于誅蕩天門外者亦既久經歲月  
矣伏蒲有心造膝無路至不得與新進諸臣  
比肩共事當亦聖慈所深憫也雖盛世原無  
棄人何官不可自效然使之迴翔中外聽浮  
沉于部司何如特加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

人心乎譬諸草木幽崖寂歷忽照陽春未有  
不欣榮怒生者况風霜損撼之久其勁挺貞  
拔之槩三特異于尋常者哉諸臣已離原職  
未敢妄冀湔除尚有微官又不得並微起廢  
非荷特恩難還禁闥倘蒙聖明過採臣言止  
須勅部開具緣繇請旨錄用所召不過教人  
而朝宁已改觀矣其維為言官而去國不  
關建白者不得輒引此例此又慎重名器之  
一端也

追卹故輔

崇禎十五年三月予故大學士文震孟祭葬  
諭祭文曰惟卿學研天人行根忠孝殿頭妙選  
競傳日映五雲仗下孤鳴自矢瀾迴一柱迨  
遭奸氛之錮斥益聞風節之堅寧反正方新  
旁求作乂提衡史局譽獨表于三長納約經  
緯道允孚于同德擢叅揆席光動綸扉昌言  
則起懦廉頑直氣已昂霄聳壑潔身而退長  
懸夾日之忠得正以終適叶隕星之變追思明



德恨不慙遺茲特需乎朝恩用俯紓於輿論  
英雄如在尚克祗承

冊封永王

崇禎十五年三月冊封皇四子為永王制曰  
朕恭繩祖武仰席天休長發其祥幸本支之  
昌後封建厥福宜茅土之疏榮誼既薦於展  
親典並隆干啓宇咨爾皇四子慈賦資岐嶷  
育德溫文璇極分暉式謹庭趨之教萼樓儂  
秀具凜藩序之恭朕稽古每衆建維城而剖

封必冊拜于廟彞章具在寵命宜均是用封  
爾為永王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于戲周書之  
命康叔敬典在乎又民漢史之頌東平問樂  
莫如為善惟孝以永言垂則惟福以永配自求  
爾尚克戒怠荒無忘忠孝保茲帶礪以鞏皇家  
體朕訓言用膺多祐欽哉

真人邵說

崇禎十五年三月禮部糾張真人請加三官薇  
號一疏則臣等不能無駭者據道箴并無三官

之說近世始有之其經以天道地官水道為  
陳子椿之子有無不可知然既經晉號而應  
京彼請齋論中外一体遵奉共許慶賀則不  
惟例所不載其意欲以何為得無借此簧鼓  
愚民使之奔走供奉以為利乎抑奉倖差遣  
招搖誑耀以為名乎近年異教盛行游惰奸  
民棄農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脫漏戶口消滅  
丁糧不啻千萬別有白蓮無為等教夜聚曉  
散所在充塞若復許之慶賀其惑亂有不忍

言者漢末之黃巾以妖術授徒及應京之祖  
道陵以五斗米設教是也道陵舊事始不深  
言自晉及唐其子孫并無封號宋崇寧中始  
賜號張維先為虛靖先生亦并無品級至元  
始加真人稱嗣天師高皇帝以天豈有師斥  
之且以清理釋道二教責之臣部大哉聖謨  
一洗金元之陋矣應京酒肉俗流前春祈雪  
不效而歸此來沿途祈雨亦不效反以得雨  
誑告蓋與誦華嚴經呪蝗者并笑破天下之

口而尚久戀京邸耗蠹不貲長愚民左道之心短邊兵血戰之氣無益有害斷可知矣似宜急逐歸山以清輦轂至其妄瀆宸聽容臣等炤左道惑衆例依律究處伏乞聖斷施行  
軍犯納贖

崇禎十五年三月諭舊制各衛所軍人多係壯健良丁每能圖功樂業所以稱說官吏軍民可見軍還在民之前後方以罪犯充之漸失初意且按律止有流配原無軍罪正條今

皆引例充軍是否成憲近因年荒道梗聞都督府差官押解軍犯其窮苦無告者多致遂斃尤非定罪時減等生全本念今俱着悉心商酌詳議良法來着又據近日條奏多言贖罪一款朕講讀尚書見舜典呂刑俱以贖刑欽恤垂訓古先王行此必有深意今日可借此為各犯稍開一線以遂朕惻隱之意此須折衷情法斟酌時宜行而無敝乃善并着議奏候奪

勉圖撥亂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朕以涼德御宇十五載  
于茲求治之心非不甚殷致治之方未得其  
要施之政令未免失宜是以念雖切于愛民  
恩不能以下暨漸致閭閻重困蠱害頻仍兵  
火縱橫中原塗炭忠臣良將喋血流沙赤子  
蒼黎脅投異類痛深扼腕慘極傷心此孰非  
朕德化不敷聲靈不振之所至也今欲治理  
維新廓然更始布罪己之詔施養民之仁而

又思寔惠宜周空言無補且軍興繁費日損  
民膏縱欲極困甦殘不知何道爾各部諸司  
凡有可以利民之事救時之方裨助政治之  
規條攻補朝廷之闕失者須寔開列項款  
送閣彙奏朕將來入詔內見之施行不得以  
迂誕冗浮泛陳亂聽至于中外大小諸臣亦  
當痛自猛省服官擔爵各有職業何以全無  
匡濟意乏挽回任兵食之交窮恐邊腹之并  
急終未見有確然良畫奮起擔當雖忠義俱

有同心乃戡定將誰屈指甚非朕之所倚望  
于諸臣也自今為始亟宜洗心殫力惟日孜  
孜交儆克難共圖撲亂以稱委任分猷至意

### 宋儒六賢

四月改稱宋儒六子為先賢命詞臣纂六子  
格言

### 詞臣佐樞

四月大學士周延儒請以詞臣一人佐兵部  
允之

### 申明言職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設立言官以為耳目  
止樂聞謹論俾助政機若緘默不言與言而  
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為名挾私違臆循  
聲附和爭勝把持其失職莫甚于不言近因  
時事多艱亟資忠益兼收并納朕意甚殷乃  
言官不能仰体雖據悃可取者固多而乘機  
恣妄者不少或荐舉太濫或糾摘過苛或已  
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事宜慎重而哆口騰

播掣任事之肘啓競倖之端抗威福之權失  
獻替之義此于朕求言圖治之本懷甚為不  
符昨召部院及科道掌印官面諭傳飭并着  
該衙門頒示憲綱俾各遵依今特再行申諭  
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如再不改前非乖違職  
守負朕闕門求言之意定加處治

清核兵食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朝廷竭天下物力以輸  
各邊養一兵期寔得一兵之用也及按籍有

兵征調無兵近來邊卒逃亡缺伍不知其幾  
而餉額不惟無減且日告詘虛糜濫耗誰非  
窮赤脂膏着戶兵二部徹底清核將各鎮從  
前兵餉額數今缺宜減若干務逐一察明以  
便酌量蠲緩與民休息且到處糧料壓欠數  
多舊逋未補所欠踵告日積月累迄無底止  
今議以何日為始將向來一應掛欠截然勾  
銷按月解給毋仍虧欠即酌議確妥具本來  
奏至于興屯一事全書開載甚詳各邊果能

如法寔行不得飭報虛數私派取贏各督撫  
鎮道司都着一體申飭若夫鼓勵忠勞全在  
作賞必罰今伏節死義之臣未見作何優異  
倡逃陷陣之將幾人立正典刑如此瞻徇游  
移何裨懲勸着即詳加察議應旌卹者亟與  
旌卹應處分者速為處分用使邊臣震奮克  
奏膚功

### 慎選言職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聽言納諫必須

言路得人欲得人必嚴考選公諮慎覈辯言  
試功抑兢獎恬留真去僞此原是部院職掌  
昨面諭已明着即細心詳議條列良法具奏  
又舊制試御史必先試以小差果能稱職歷  
事經年方准寔授近因員缺一槩徃差地方  
及至回道又未見嚴加考核殊失慎重風憲  
之意今着該院堂上官執法綜稽申明舊制  
試御史必須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推數緊題  
按差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

着具本奏奪

清理繫獄

崇禎十五年五月諭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哀甚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結未結各案人犯特命元輔會同清理業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囚着該撫按責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質審所有軍徒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即與釋放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有訊讞未結拘捏捧累監

禁逾年者通省速問結或成招立案免提註銷都一一清楚不許一槩混監其大辟重罪雖已奉旨定案若有情矜可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即一面減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凡追贓人犯除軍需庫藏起解京邊錢糧侵欠奸弊應追不饒乃就中仍聽酌議外其餘贓罰罪贖給主徵逋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減半或全豁不許仍前羈繫敲比至于佐二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徑送監鋪違者拿問治罪



各撫按官須遴委精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  
各府俱親詣獄監審理疏豁一應減罪減贓  
都悉心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為  
差等務期一清淹禁盡滌煩寃寧失不經勿  
入非罪以稱朕愛民慎罰刑措罔空至意爾  
法司還察炤道里遠近分立限期與各撫按  
官者如有奉行不寔玩視虛應者察出從重  
究治其凜奉之母忽

鄉試加額

允禮部議鄉試加額南北直各十五名江西  
浙江湖廣福建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四川各八名廣東六名廣西雲南貴州各二

名

舉人選除

允禮部議各省直舉人數科不中即令赴部  
選除不准會試

增奉先殿母后

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上傳禮部堂上官

禮科太常寺卿來中左門及午門賜官餅各十五枚帝御中左門之左小廂有扁曰德政殿帝返顧屏諸璫退后即曰禮部等官過來帝曰太廟之制一帝一后計九廟此外祧廟亦有九亦一帝一后因屈指數至德懿熙仁四祖外仁宣英憲孝共九祧廟已滿各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母后七位既不得入太廟亦亦並無祧廟之主即宮中奉先殿亦原止一帝一后嘉靖后有以繼后生母后入者而以

前七位尚無祭也帝意似在生母孝純皇太后而又推及七位后悉入奉先殿亦未明言也禮臣林欲楫蔣德璟王錫袞奏奉先之外別有奉慈殿係奉繼后及生母后處今雖廢尚可舉行帝曰奉慈殿外尚有弘孝殿神霄宮本恩殿禮臣奏慈殿如未可復或即在神霄殿奉祀未知可否帝曰太廟一帝一后朕不敢輕動還只是奉先尚可恢拓前後加一層亦即祧廟亦當祫祭德璟奏大祫之禮歲

暮已行于太廟似已妥當且奉先原止一帝  
一后與太廟同若并祧廟之主俱入未知妥  
不帝曰奉先殿現有繼后及生母后七位環  
奏此萬曆初添帝默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  
非禮也

### 慎選考官

諭禮部取士大典全在主考得人著各衙門  
慎選咨送不得但拘資次亦不許聽人規避  
揆營降罰的不必議差其在外分考各官一

兩輔釀亂

崇禎十五年六月御史吳履中疏言皇上仁  
明威斷銳意幾康好學勤政敬天法祖嘉猷  
懿德史不勝書有何闕失尚需攻補雖然皇  
上虛已責躬而臣子匿心獻諛則慚負聖明  
之甚矣臣謂皇上之失有二一曰大奸之罪  
未彰而身為受過一曰圖治之綱領未挈  
而用志多分皇上臨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  
也特簡一溫體仁顯托嚴正之義陰行媚嫉

之私凡正人君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解體救過不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天亂之源者體仁之罪狀也專任一楊嗣昌以款撫為忠謀以四事為寔政加練餉以刈割海內致使民怨天怒災旱頻仍四海困窮盜賊蠱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嗣昌之罪狀也皇上所信任無如此二臣二人恃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愛如何匪躬以自結于皇上迨深信不疑然後得為所

欲為無不如意其所欲為者先做成一不得不為之機毅待皇上發一意旨而遂見諸行事有執以罪彼彼不任受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波實未嘗專擅也乃益深信不疑是以二奸悞皇上而反卸責於皇上皇上為二奸所悞而反為二奸代受過也夫臣子為君父受過分也誼也豈有君父為臣子受過之理皇上自君臨以來無一念不善無一事不善而奸邪輒借以濟其惡如治尚嚴明也而

引之于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以從重皇  
上念與事之善無繇見于天下而亂臣賊子  
無知小民遂見為朝廷闕失敢于非議而叛  
背之孰知皇上固十五年如一日哉今即下  
罪已之詔俾父老扶杖往觀相顧流涕亦祇  
天子至今日始翻然悔悟也孰知其十五年  
如一日哉誠以兩奸罪狀暴白于天下使天  
下皆知皇上為二奸所誤而未嘗自有闕欠  
則聖明之戴翕然無間亦收拾人心大機括

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聖人撫世酬物因時  
制宜世治則潤色太平為制治保邦之計世  
亂則幹濟屯蹇為撥亂興治之謀要惟相天  
下大勢緩急而輕重布之如今日者亂極當  
治之會也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  
寇盜起政治愈替賦斂愈急是以生亂策救  
亂何惑乎亂無已而益甚也近始反其所為  
省躬勵翼治有紀緒蠲租解網民有生機亂  
源已塞急宜求治兵之人真能禦敵者任邊

睡真能剝冠者辨內地先了此兩大事而治  
功可次第舉矣選賢自輔敦勉臣工司調燮  
者以平格理陰陽秉樞衡者以公忠董僚屬  
庶官蒸人百職交脩漸至天心降順大有書  
年便可整頓皇猷恢張化理將國家數百年  
之紀綱法度陵夷而壞亂者悉行修舉千百  
世之基圖統緒缺畧而廢墜者從此創垂皇  
上為法今傳後之主群工為幹盡開泰之臣  
千古盛明拭目可俟若委托非人紛絲求理

臣未卜成功于何日也皇上以天下為一身  
其精神當無所不周貫以古今為一堂其學  
問當無所不併包統業萬幾罔直關暇何可  
用心于虛寂無益之事况釋宗道派不過為  
我兼愛之源流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教聖  
人之徒所當禁而闢之皇上慎不可惑志于  
此也唐貞觀中引學士番宿更休與討論古  
今宋亦令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蓋聖賢  
義理所以栽培此心神明之地時加灌溉則

與天地民物自然不相間隔而精神默運無  
弗貫通時復繙閱經史觸發理趣考證事變  
無事而靜有感邀通闕失無自來矣

親定閣員

崇禎十五年六月首輔周延儒次輔陳演以  
閣臣魏炤乘謝陞以人言去賀逢聖以請告  
得允辦事乏人乞行赦卜旨下吏部于是冢  
臣李日宣令選郎盧化鰲約會吏科章正宸  
河南道張瑄照例內外兼推以禮部侍郎蔣

德璟少詹黃景昉南尚寶司卿姜曰廣禮部  
侍郎王錫衮祭酒倪元璐少詹楊汝成諭德  
楊觀光禮部侍郎李紹賢刑部尚書鄭三俊  
吏部侍郎劉宗周兵部侍郎吳姓刑部侍郎  
惠世揚左都御史王道直等列名上請上令  
再推幾員通列來看再推禮部尚書林欲楫  
少詹謝德溥少詹丘瑜南祭酒王廷垣庶子  
閔仲儼刑部侍郎徐石麟副都御史房可壯  
工部侍郎宋政通政徐惟炳大理寺卿張三



謨通列上請于六月十九日上賜各臣饌召  
入中極殿問以時事多艱天變民窮有何素  
酢具奏各臣次第奏訖命蔣德璟黃景昉吳  
姓俱升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越日上御中左門召內閣部院諸臣上衣青  
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皆衣紅侍案前行禮畢  
帝喚吏部尚書李日宣來其聲甚厲帝曰用  
人為致治之要用人不當吏部不得辭其責  
如今封疆多故督撫屢易天下安望治平記

得兩年前曾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  
交寧隳職業不破情面而今還是這等炤管  
情面那能濟事昨者枚卜閣臣是何等事如  
何也徇情濫舉任意揚詡這事如此何況他  
事日宣伏地少許帝曰何不奏來日宣曰用  
人是臣部職掌臣入嚴地兩載無小無大無  
不競、從事如督撫不得人用天下不得治  
平臣嘗以為愧至會推督撫則樞臣科道具  
在不是臣一人能獨行其意但用之而當臣

不敢居功用之不當臣不敢辭罪昨者枚卜  
一事臣不啻萬分兢業即臣微賤姓名亦不  
敢循例輕入若諸臣才品原具在聖鑒止是  
臣才識踈淺未及詳確臣罪萬死帝曰吏科  
章正宸河南道張瑄來又曰房可壯宋玫張  
三謨來帝曰你看三臣是否堪任閣員日宣  
奏臣初推升三員猶以爲多後奉旨再推科  
道諸臣皆欲仰体立賢無方之意廣收博採  
以聽聖裁如房可壯之峻節練職飽歷風霜

宋玫之英資邃學諧于典故張三謨之風節  
凜然能持正論三臣之事業在後日非臣所  
敢知今日之用否在皇上非臣所敢必臣但  
知三臣原不愧枚卜帝曰章正宸張瑄如何  
說二臣奏冢臣凡事相商臣等亦相規勉如  
此事有一毫徇私納賄臣等可必其無三臣  
才品原俱可用日宣又奏此事臣亦要說箇  
明白科臣此奏殊爲不是今日之事只宜論  
其人之應否堪用如何只把不徇情納賄等

語向皇上瑣瀆臣自入吏部凡事一任虛公  
有何規勸每遇會推必先令選郎與掌科掌  
道商安然後約會九卿上推至于枚卜尤不  
比尋常所推之人掌科必商之六垣掌道必  
商之十三道大家敲推但有一不當臣部即  
不啓事從中酌定不敢纖毫任意臣事皇上  
三十年自為御史至今精白一心若有一毫  
徇私背公今文武諸臣具在皇上一一可問  
廷臣一一可參良以帝曰六員都着錦衣衛

堂上官拿了送刑部問罪李日宣章正宸張  
煊谷戎邊房可壯宋致張三謨各革職為民  
躬祭難臣

崇禎十五年六月予洪承疇丘民仰曹爰蛟  
王廷臣等祭葬仍設壇齊化門外上親臨祭  
而哭之

皇妃加謚

崇禎十五年七月皇貴妃田氏薨加謚冊文  
曰桂殿承芳輝冠三星之首蘭宮隕秀禮崇

大列之先惟昭德于生前宜隆恩于身後爾  
皇貴妃田氏生有令質早晉榮封麟趾鍾祥  
式振衍紀之慶鷄鳴效警時襄宵旰之勤淑  
譽方宣遺芳遽掩望惟如在悲空結于璠華  
辭輦猶聞名應高于彤管欲章懿範宜有褒  
旌愛稽素履謚為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靈  
其有知尚歆寵渥

端本宮

七月置皇太子端本宮原名慈慶宮懿安皇

后居此因移懿安于仁壽殿改為端本宮時  
皇太子年十四議明年選婚故先為置宮按  
慈慶宮光宗青宮時所居張差挺擊處也其  
後為勗勤宮上為信王時舊居

褒嘉閣臣

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日朝期傳免閣臣公  
鳴規正諭曰皇帝勅諭輔臣周延儒陳演蔣  
德璟黃景昉吳牲朕以涼德纂服昕夕靡敢  
荒寧幾務殷繁愆忘是懼賴卿等盡心臣道

即事贊襄祝國猶家  
圖難於易調和銷弥未  
易枚舉即如本月初九日  
偶因微恙暫免早朝方愧  
宵衣即勤補牘卿等忠純  
辭國念薦愛君上攷典謨  
惓惓於君要臣詳之義深  
惟易傳懇懇於晝動夜靜  
之宜意比韋弦言同藥石  
朕心欣說是用褒嘉命海  
宇當事之時而拮据賴克  
艱之佐臣勞而君乃逸內  
治則外自寧卿等其益納  
誨無方匡朕不逮虔終如  
始其保天休欽哉故諭

